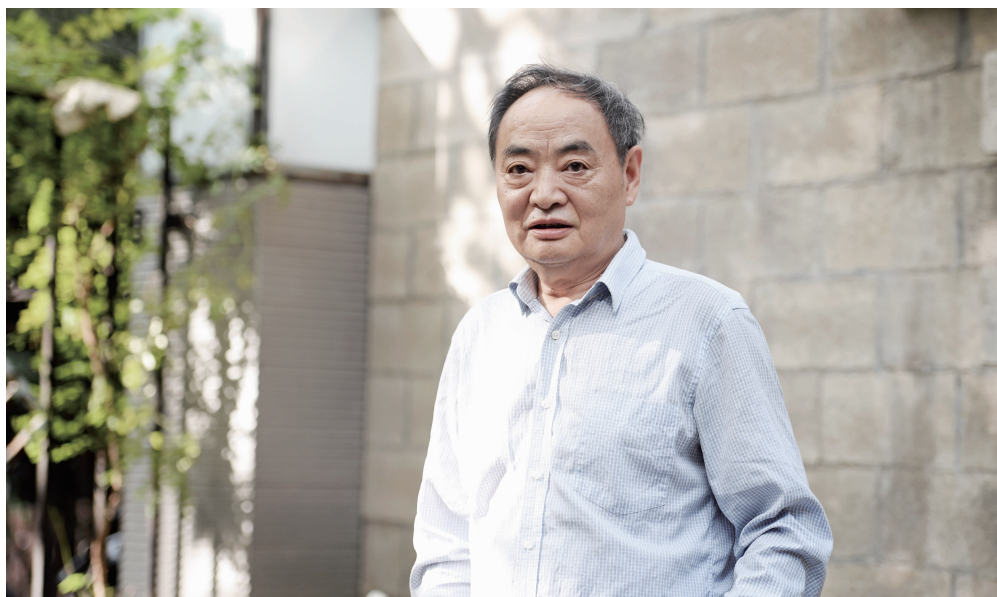


景凯旋:唐朝的天空依然群星闪耀



景凯旋 现代快报+记者 牛华新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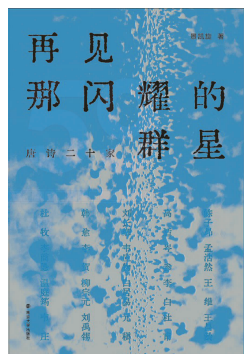
唐诗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,关于唐诗的研究著作浩如烟海。

景凯旋的《再见那闪耀的群星》,是这烟海之上的一颗另类的明珠。他出身于唐宋文学专业,四十年前即负责南京大学,跟随程千帆、卞孝萱、周勋初等名师学习古代文学专业。但是后来的他,却转向欧洲文学,因译著《为了告别的聚会》《玩笑》《生活在别处》《我快乐的早晨》《布拉格精神》成为东欧文学研究专家。

在深深浸染于中西两种迥异的文化、文学氛围之中多年后,景凯旋再寻初衷,写下了这本副题为“唐诗二十家”的回归之作。说是“回归”也并不恰当,因为多年来,他一直以古代文学与文化为主业,以东欧文学为业余。在业余领域走过的那些历程,使得他与群星闪耀的唐代诗人重逢时,有了别开生面的视角,充满了“再见”的欣喜甚至不安。

在景凯旋看来,唐诗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想象,是后人再也无法重写的过去时。基于这样无可逆转的文学史事实,他寻找蛛丝马迹,希望打通时空的隔阂,再塑诗人与当下的关系,聆听荡漾在唐诗字里行间“人性悠长的回响”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白雁



《再见那闪耀的群星》
景凯旋 著
南京大学出版社

读品:您在序言里说“关于唐诗的研究著作早已浩如烟海”,那为什么还会写这本专门讲唐诗的书?

景凯旋:作为一个唐宋文学专业出身的人,年轻时曾亲炙程千帆、卞孝萱、周勋初等名师,我后来一直在教书做研究,主业还是古代文学。在疫情期间,我就想写一本这样的书,也是对老师们的一种报答。书里面讨论的一些问题,重点还是放在从诗歌背后去寻找中国文化的观念,比如说天人之际的问题。比如中国人的时间观念,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,比过去那种纯粹的文学研究更多了一层体会,我觉得中国的诗歌里面其实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常深层次的东西,甚至是超过中国的哲学。另外这本书我也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,有时候我从西方文化的角度,和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诗歌相比较,这样能得出更深的理解。比如说我谈到李白的“先行到死”这个观点。除了重视价值判断,我也注意事实判断,毕竟我是专业出身,受到学术规范的影响,不作无根之谈,比如说柳宗元的《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》,很多人谈过这首诗,但是我发现他这首诗和象县地名有关系,他的一位曾叔伯在高宗时期曾经被贬到象县,后来在那里被赐死。因此他接到象县这位朋友的信以后,写出了这样一首诗,他一定是想到了这件事。这也是有根据的,在韩愈写的《柳子厚墓志铭》里面特别的提到了他的祖先,唐朝讲究门第,一定要把柳宗元的门第抬高一点。我在这个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来讨论“春风无限潇湘意,欲采蘋花不自由”,就能体会当时柳宗元的心境,理解这首诗的具体所指,以及今天对我们的价值。

读品:书名《再见那闪耀的群星》令人联想到茨威格的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,灵感是来源于茨威格吗?

景凯旋:茨威格的那本书很有名,大家都熟悉,但我想这句话是因为但丁的《神曲》。疫情期间,我借机把一些以前读过的、没有读过的古今中外的经典重读了一遍。《神曲》我读的是王维克的译本,是以散文的形式翻译的。在《地狱》《炼狱》和《天堂》的每一篇的最后一句话,都说到了“望着天上的星辰”,在《地狱》里面,但丁到中年以后,在中途迷路了,在森林里遇到虎狼豺豹,诗人维吉尔就带着他去周游地狱。最后两句,

王维克的翻译是:“我们就从那里出去,再看见那灿烂的群星。”我觉得这句话很好,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,走过艰难曲折几千年的历史,每一个时期都有无穷的苦难,也有闪光的一面。而诗歌总是带给我们希望,就像天上的星辰,照耀千古,让我们一再仰望它们。这是第一个含义,另外一个含义是,我自己在放下古代文学研究多年以后,现在从头再来做研究,有一种重逢的感觉,所以对我来说是一种“再见”。

读品:《再见那闪耀的群星》向读者推介了二十位唐代诗人及其作品,是如何从满天星斗中挑选出这二十颗的?

景凯旋:第一个考虑,是根据诗人的重要性。我当时设想这本书它既是诗歌的赏析,又是诗人的传记,还得有文学史的脉络。就唐代文学史来说,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,按照这个分期顺序来,重要的诗人不能漏。

第二个就是诗人作品的多少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。比如说,有的诗人的确写得很好,像张若虚,只有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,还有王绩、王之涣、常建、储光羲这样的诗人,之所以不选,是因为关于这些人的史料很少,很难写成一章。现在在有读者建议我把这些遗漏的诗人合起来写一本。

第三个就是我喜欢以近体诗为主。在我的印象中,一般的读者都喜欢背诵近体诗,大家更容易接受近体诗的那种音乐性,所以以古体诗为主的诗人元结,我就放弃了。

还有一点,其实有的诗人是写得很好,但我有一个总的宗旨,就是挖掘诗歌背后的思想与价值判断,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读懂唐诗,并且能够和古代的诗人互相有沟通,有交流。按照这个标准,有的诗歌和诗人我就放弃了,比如贾岛、罗隐。

这本书是以陈子昂始,以韦庄终。韦庄最后是到了四川,建议王建建立了前蜀政权,他实际上是告别了唐朝,所以以他作为全书的收尾。我对他的评价是仅凭《秦妇吟》一首诗,他就完全称得上是唐代诗歌史上的一位大家。他在世界的美和苦难之外,展示了一部王朝更替的暴力历史。其实这批诗人他们当年的人生际遇都非常难,好的诗歌、能感动后人的诗歌,写的都是痛苦。中国古代最优秀的诗都是为了摆脱不自由而发出的心声,钱穆先生说诗歌是寻求更高的人生,我觉得还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

句话,他提出先行到死,或者更著名的话就是向死而在。我觉得诗歌就是超越此在“当前化”的一种形式。

读品:如果列出三位您喜欢的唐代诗人,会列谁?

景凯旋:结合公共的喜爱和我自己的主观喜爱,第一个还是列出杜甫。我很喜欢杜甫诗歌中对日常生活的热爱,有非常强烈的人世情怀,有一种共情的东西。我们大家都知道杜甫是“诗圣”,“圣”就是仁之极致,但是“仁”在杜甫那里变成了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,从哲学上说他超越了孔子的“仁”,孔子的仁还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上,而杜甫的仁已经是针对陌生人社会,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他,可以说是伟大。而且他的诗歌是一种“有我之境”,是通过展示自我来获得美,尤其是他的近体诗。他的生命意志与外界强烈冲突,产生一种崇高感,而在古典诗歌里主要还是以优美为特征,崇高感是很难找到的。

第二位是柳宗元。柳宗元的遭遇和个性,形成了他诗歌的风格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孤独。我喜欢孤独的感觉,一般的中国诗歌写到最后是一种寂寞感,不是孤独感。孤独感和社会格格不入,和外界隔膜,寂寞感不是。你看《江雪》里的“千山鸟飞尽,万径人踪灭”,写了一个非常孤独的渔翁。《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》里的“破额山前碧玉流,骚人遥驻木兰舟。春风无限潇湘意,欲采蘋花不自由。”这里的不自由,不是庄子的那种不自由,是指人的言行不自由。现代人说的“自由”这个词,和柳宗元诗里的意思是基本一样的。所以说柳宗元的诗歌其实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,换句话说,柳宗元身上有一种理性的精神。

第三位是李商隐。写李商隐的时候,我主要是谈他的爱情诗,这些诗有现代主义的气质,就是将不同的意象放在一起,让它们发生碰撞。比方超现实主义诗歌说“雨伞和缝纫机在手术台上相逢”,这给人一种非常惊讶的感觉,李商隐也是喜欢把完全不同的意象放在一起。李商隐的无题诗最后是写爱的终极的不能实现性。爱情本身就是形而上的,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就是不可言说的东西。李商隐总是写这种可望不可及的情感,完全和社会没关系,个人的、私密的、深情的,写美的有限性。

读品:您认为唐诗和古希腊悲剧都不可能再现,并且“今天的小说恐怕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”。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样式,您认为小说之后的文学样式是什么?

景凯旋: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,但实际上背后很重要的是观念的改变,古希腊的悲剧后面是多神教,还没有希伯来文化到来,还没有到完全的理性化阶段,所以对自然有神奇的想象,觉得命运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东西,就产生了古希腊悲剧。那么到了基督教以后,宗教是没有悲剧的,是可以拯救人的。然后文艺复兴以后,到莎士比亚又开始有悲剧了,但这个悲剧已经变成性格的悲剧了,有了自我意识,而古希腊那种代表人类群体的悲剧则不可能回来了。

唐诗的意境同样如此,宋诗已经不太追求意境,意境简单讲就是像一个画面,一定把情和景结合在一起,到了宋诗就是去找一个比喻来表达内心,像苏轼的“鸿泥雪爪”。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讲美是直觉,唐诗的意境就是直觉,是在

自然与人合一的思维下产生的。而宋诗则更加理性化了,不可能回到唐诗。今天我们强调的是科学技术的教育,直觉的审美能力更加退化了,更不能像唐人那样写诗了。这主要说的是形式,唐诗的精神仍然与现代人是相通的。

说到未来的文学样式,完全是“算命”了。从西方来讲,走的是一条越来越“科学”的路,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,再到后现代主义,卡尔维诺、博尔赫斯等人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。就像我们谈到为什么宋诗要改变一种风格,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唐诗已经写尽了,所以要走另外一条路。后现代主义也是这种解释,我觉得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再看最近这30年,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够和19世纪、20世纪初的一批大师相比的人出现。小说是不是走到尽头了?现在人们不是越来越强调非虚构写作了吗?托尔斯泰就认为20世纪小说会消失。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样式是什么?我说不好,这可能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困局,我觉得也许需要产生原创性的大师,看能不能有所突破。当年从笛福、薄伽丘到巴尔扎克,就是一个突破;然后到20世纪初又往心理小说上发展,普鲁斯特、乔伊斯又是一个突破,影响了一代人,把小说往前推进了一步。但是再下去怎么发展真不好说。我觉得现在也许最好的方向就是向传统回归,然后再更新创造。不可能完全回去,不可能再写古希腊悲剧,现代人写旧体诗也不会去学唐诗,人的那种天真的思维已经回不去了。

读品:包括唐诗在内的传统文化这些年一直保持着高热度,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当代境遇中,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、功能实现与发展前景都在某种程度上面临“现代性”困境,如何跨越或者突破这种困境?

景凯旋: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现代性。我觉得现代性首先是人的发现,在观念上是人文主义,在经济上是工业化,我们现在是后工业化了。在观念上,现代性首先是人的发现和自我的发现,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,核心就是陈寅恪讲的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或者是康德说的能够勇敢地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,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。就此而言,我们现在还处在现代的转型上,和西方不是处在同一个阶段,他们其实已经走过了现代,到后现代了。但无论如何,现在是科学统治的时代,而科学是不能够解释价值的问题的,我认为西方也面临巨大的危机,就是失去了价值的根基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合唱就是这么唱的:人生由生到死就是一个悲剧,如果最终必死,不如没生出来。苏轼也说:“既得无生,则无生死。”这一点几千年来没有改变,也改变不了。至于我们今天自身的问题,我觉得还是许多人信奉的“活在当下”,这种想法归根到底不就是要享受人生吗?这当然是一种自由,但这是一种逃离世界的自由。换句话说,这种没有世界的人生实际上就是取消了自我的存在。就此而言,唐诗在今天对我们仍是有着人生的启示的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